

后现代媒介下的“祛魅”文学

——网络文学的游戏性审美观

严 军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摘要】消费主义文化和信息化传播使文化和文学的形态发生重大改变。基于后现代消费文化下的网络文学,借助虚拟、包容交互、去中心的后现代网路媒介形成了新的“祛魅”文学类型。它通过无规则的个人心态诉求展示欲望化表达、即时互动的传播方式和阅读消解权利话语、颠覆传统价值观消解宏大叙事、自由多元的表达解构权威发表体制,表现了后现代游戏性审美。

【关键词】网络文学 祛魅 后现代 游戏性

中图分类号: I207.9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5-0082-04

“祛魅”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指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引申之,也可以指主体在文化态度上对于崇高、典范、儒雅、宏大叙事等方面存在着怀疑。所谓的“祛魅”文学,“即统治文学活动的那种统一的或高度霸权性质的权威和神圣性的解体。……特别指自主、自律的精英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的权威性和神圣性的解体。”^[1]

任何艺术活动总是与社会大环境、社会取向、心理基础相适应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和全球性传播,文化和文学形态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当人们用数字化信息和网络技术联结出互联网后,为世界造就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生活和交流的空间。这是一个虚拟物理空间,也是新的精神空间和文化空间。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兴起的第四媒体的网络是后工业时代的标志性产物,它的出现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存在方式,形成了独特的网络文学类型。

“背靠”网络,面向“文学”,网络文学一开始就呈现出消解权利话语、欲望化表达、多元化大众化价值取向的后现代审美观照,成就了文学的“祛魅”。

一、网络的后现代

虚拟社会生活空间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新的生存状态。“计算机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2]这个虚拟的赛博空间既是数字化信息流动的空间,也是一种文化交往空间,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性。

1. 虚拟真实、真实虚拟的后现代性

网络空间是对真实世界的克隆、复制、仿拟,乃至按照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需求另造一个虚假的世界,简而言之就是虚拟性。正如鲍德里亚认为的,我们进入没有原型事物

摹本的“拟像”时代,“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中,而且他自身也变成了相应的符号”^[3]。符号原来是为人们所用的工具,现在却成了各种行为的主体。相对于真实的客观世界,一个主客体俱全的虚拟的符号世界形成了。人们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以符号生存。

由于网络空间存在着虚拟性和匿名性,网络以前所未有的打散年龄、社会阶层、地域、种族群体的方式,开展全新的网络社群型态。个人身份的虚拟化使网络社群在角色扮演上,也可以有很多尝试。走入网络世界,使用者可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决定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扮演怎样性别的个性角色,而昵称,往往具有颠覆刻板印象或表达不同自我的功能。从某种角度来讲,虚拟生活是一种独自的自我生活,其根源来自自我的欲望,对世界和他者的控制(至少是规避风险)。在真实生活中,欲望要受到总体性的压制,自我必须接受规范化的认同。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透过变换自己,发表平日不敢发表的言论,扮演平日不敢扮演的角色,部分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失败是永远的烙印,在网络上,失败了,另换个ID(新身份)重新开始。在网络上创造多重自我,其实是在游戏中,完全逃逸一切社会连接而“自娱自乐”。而这种多重角色扮演,正是后现代语境的多元化、去中心的身份在网络社会中的体现。

2. 去中心的传播

互联网是一种分散式共享的传播系统。从逻辑上看,一个个节点彼此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这个传播系统没有控制中心,信息在各个节点之间自由流动。传者和受者在发言的权利方面是平等的,两者的身份可以像人际传播中一样互相转变。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广场,所有参与者集中在“广

* 作者简介:严军(1971—),女,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及职业教育理论。

场”上,可以找任何人交流,发表任何意见。“被抛弃在一边的首先是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恐惧、敬畏、虔诚和理解,即由社会等级制度的不平等,或人与人之间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平等(包括年龄)所带来的一切。”^[4]

后现代大师福柯的“权力网络论”,生动地捕捉了网络时代互动文化的精髓。不论是因特网的使用者、或互动讨论的参与者,都可透过他们与其它使用者的互动取得知识与权力。因特网的交互式文化使所有的参与者都可以拥有自己的首页,分享自己的资源,也可以透过进入其它首页取得他人的资源。传媒主导权掌握在每个使用者的手上。舆论不再能独断统一,知识也不再能彻底垄断集中,人们的上网过程是一个主体意识不但被“延异”的过程。“知识即权利”的时代,网络传媒实践了后现代文化中的反中心性、零散化、边缘化。

3. 包容交互性

网络包容文字、声音、影像、语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容量,累积、传输信息。这种复合传播不仅仅丰富了媒介形式,更重要的是它会形成人的一种多媒体的思维方式。比如相应于印刷媒介的是理性的、思辨的思维方式,因为接受文字信息需要阅读、理解甚至思考,所以理性的思维往往会被调动起来,而针对图象的思维方式往往是直观感性的,因为它直指人的情感,针对声音的思维方式则为联想性的,人们会根据一定的声音联想发音的人或者其他源头是什么样的。而网络打破了这一界限,多种媒介形式交互运用,即时传播,使信息不再是单纯的一种信息形态,而是以一种体系的方式诉诸人们的综合感觉。比如,人们单纯阅读小说,获得的只是个人的快感,而通过网络,一边看小说,另一边写下评论,和其他接受者、写作者交流感受,二者的文化本质是不一样的。网络这种包容交互性使每个网络主体的意愿都有可能实现,众多的主体发出众多的网络声音使得互联网表现出宽容多元乃至复调狂欢的后现代特色。

4. 自由的世界

“作为新的大众传媒,互联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言论多样化的舞台,以及信息自由流动的机会。”^[5]数字化科技可以变成一股把人们吸引到更和谐的世界之中的自然动力^{[2](P271)}。首先是进入网络的自由,选择信息的自由。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一般意义而言,进入网络社区的动机有浓重的无功利倾向。网络“游荡”只是一种“我要上网,我要找一点我喜欢的东西”的目的性指向,而这种指向又是变化的,因为网民始终有一个期待:下一个链接会更好。

其次是言论自由的可能。网民在上网驻留后,会积极参与和改变网络传播,在网上留下自己的痕迹。网络技术、虚拟空间和虚拟身份,使这种自由成为可能。“我”也不是“我”,“你”也不是“你”,而都只是一个“他”。网民拥有了发表话语的权利。在网络小说写作中体现了鲜明的“复调”特色。

总体性、中心化的消失,自由、随意的行为,多元宽容的形态的后现代内涵通过网络展现出来。

二、“祛魅”的网络文学

后现代文化要消除二元对立、霸权主义、中心主义,而将一种傲慢的知识态度还原为一种平等的知识对话,将一

种中心主义的自大迷恋还原为平等对话中的新意义产生,将一种过分精英主义的态度还原为普世性的大众文化。而基于网络技术的网络文学一开始就展现了对所谓“经典文学”的“祛魅”。

1. 文学传播的即时互动和非线性的阅读去中心化

网络文学传播方式是“网络结构”,即发布者和接受者可以互动,灵活地变换角色。通过公共系统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使每一个读者都成为潜在的交流对象。对网络文学的读者来说,不再被动接受作者的“教导”,而是与作者和其他读者进行平等、自由的双向交流。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使用的超地域性、无时限性,使得文学在网络媒介上消除了传统纸质媒介的诸多限制与障碍,发表更自由,阅读更方便,传播更快捷。这种对传统的发表与阅读的解放,让文学更大众化、更生活化、更世俗化了。

网络文本阅读总有无止境的后续信息等待阅读,比较重视自由联想的作用,相对而言充分地体现了读者的能动性,消解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区分,文字信息的含义永远会被修正,颠覆了印刷文本的理性特征,使阅读的过程成为了“延异”的过程。

2. 文学写作动机非功利性和情感的宣泄去宏大主题

传统的文学理念当中,文学的意义总是在“审美意义”和“功利意义”之间徘徊。网络空间形成了虚拟、泛化的人文文化,致使传统传播方式相对萎缩,产生作家职业身份危机,主导意识形态出现边缘化倾向。虚拟世界对人的总体影响主要是消解人的感知结构,拆除人的主体在场。匿名写作使写手们处于一种“三W”状态,即无身份、无性别、无年龄。绝大部分网络写手创作其作品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宣泄和自娱,或者至多是集体娱乐。所有网民在同一个平台上自由嬉戏,相互交流却又各自独立。在网络文学当中,文学的“审美意义”和“功利意义”都是次要的,更别说什么宏大主题了。在网络作者看来,文学创作不再是“载道经国”,而是一种悦心快意、自娱娱人的网络游戏,作者是网上灌水的“闪客”和“撒欢的顽童”,作品成了随用随取、用过即扔的文化快餐。

3. 文学创作主体身份改变去权威化

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方便和传播快捷,网络文学作品的发表阻力为零。一个网络写手将其作品往网上的公告板(BBS)一贴,便宣告了其作品跨越了审稿、编辑的程序,直达发表的阶段。网络文学作家不再是一个特殊的专业职业,每个人都有权利成为文学的创作者,这导致了传统作家身份的消失。福柯就曾从非中心化的后现代文化立场指出终结作家这一说法的观念。而网络文学正体现了福柯的“作者死了”这句名言并导致了传统作家身份的消失。在网络面前,没有作家与非作家的区别,凡是想用文学来抒发某种情感、叙述某种经过、表达某种思想的,只要会用电脑,都可以毫无阻碍地成为写作者,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思之所想文字。

如果说,传统文学体制之下的作家仍然是文化英雄的象征,那么,网络空间的写作者已经不再承担文化英雄的责任。伴随众多网络写作者写作生涯的名词是“写手”,无论是

网络写作者,还是网民或其他网下人员,他们都心安理得地使用这个称谓。比如李寻欢自己就认为:“我和财神他们完全是没水平的,无价值的,当然也在进步,但并不比其他人突出多少,只是因为当时写东西的人太少了。我觉得不管现在还是当时,还是叫写手合适些,哪怕现在网上这些人,水平还是不行,我也觉得作家是比较神圣的,自然,现在作协里不少人也还没到达这水平。”^[6]

三、网络文学的游戏性审美

“后现代主义是以消解认识论和本体论,即消解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清晰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这一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游戏”态度为其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它终止了一切诗意唤神的本性,放逐了一切具有深度的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的平面。”^[7]

网络文学以追求个性自由的“游戏性”为出发点,采用嘲讽、调侃的手法,通过对传统文学审美“合法化”的颠覆和解构,反叛经典,提供了某种戏谑、暧昧的气氛和语言狂欢的快感,以这种“游戏性”风格背负着时代与历史的使命感,将之深藏在文本叙事形式中。

1.“无规则的随心所欲”的个人心态表达

在虚拟的网络空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信仰与思想,从未谋面的人们没有了生存利害的冲突,没有了世俗的顾虑与障碍,畅所欲言,充分地共享信息,人们的心灵真正找到自由沟通的天地。网络为人们提供了按照个人主观嗜好和独特个性来表现人的全部生命的权利和空间。

在这里,创作者完全不必承担进行主流话语引导的责任,也没有迎合他人心理的要求,正如前面所说的,他最基本的创作动机就是“过把瘾”,即所谓的“自由自在”。每个人都有平等表达自己的权利。人们不再被类似文学类型、审美标准、范式等先验规则和种种约定俗成的艺术或意识形态的禁忌所支配。传统媒介中的复杂的流程,在这里简化为鼠标轻轻一击,如何命名你的作品,悉听尊便,理论上全世界所有网民都是你潜在的读者。一方面没有受到体制束缚和责任负累的随意发挥,另一方面没有遭遇生存压力和商业诱惑的质朴之声,可以独自一人心平气和面对探索之路。只要有倾诉的欲望,就可以实现“白日梦”。《悟空传》的作者今何在谈到他的创作时说:“感谢网络,它使我有一个自由的心境来写我心中想写的东西,它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一种表达的欲望,如果我为了稿费或者发表来写作,就不会有这样的《悟空传》。因为自由,文字变得轻薄,也因为自由,写作真正成为一个人的表达而不是作家的专利。”^[8]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文字在网络中出现:吕布死后五百年出世为白龙马,林黛玉是林冲的女儿、唐僧是关羽的秘书、秦琼在麦城救了关公、武大郎是贾府的邻居……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关公战秦琼,宝玉爱貂蝉,打破的就是写作的“法度”及普通人对传统文化、对《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的敬畏之心。通过历史的错置和换位所造成的效果,就是让读者捧书大笑,形成对权威的解构。

2.多元形式的自由

网络文学生存之道就是没有先验规范,因此是对各种内容、形式的接纳,对虚幻与现实的一切容纳。仅就网络小说而言,玄幻、武侠、穿越、同人、耽美等各种类型的网络文学呈现出共生共存景象,万紫千红,引人注目。架空穿越类(现代人通过时光交错进入特定的历史时期,运用自身经验改变历史进程),如酒徒的《家园》、桐华的《步步惊心》;玄幻科幻类(区别于西方魔幻小说的东方本土幻想小说),如天蚕土豆《斗破苍穹》、风凌天下《凌天传说》、忘语《凡人修仙传》等;都市青春类(反映现代都市生活、表现现代情绪的小说),如录事参军《重生之官道》、陈风笑《官仙》;官场职场类(以官场博弈和职场奋斗为题材的小说),如凌语嫣的职场小说《争锋——世界顶级企业沉浮录》;游戏竞技类(根据网络游戏改编或具有网游特征的小说,一般采用晋级形式),如萧鼎的《诛仙》系列;灵异惊悚类(以鬼怪或探险为题材的小说),如《盗墓笔记》、《鬼吹灯》系列;新军事类和新武侠类(区别于传统军事和武侠的小说,添加幻想成分)等。

就这一层意义而言,网络文学以自由、多元形式的写作,来凸现了后现代的多元包容性。

3.“众语喧哗”的空间消解权利话语

网络的多元性与交互性特点使媒体由权力的垄断走向权利的开放,这彻底改变了网络空间的文学社会学,也给网络文学提供消解中心话语的可能。网络传播主体的非机构化使得文学编审制度得以崩溃。网络写手的创作一经完成,就能随意上传到网络上发表,文学撤消了作品发表之前的一切审查机制,每个人都能对任何作品作出评价,但丝毫不妨碍作品自由发表。崇尚民主的网络文化使文化的公共空间最大限度地向私人话语敞开,它使传统文学体制造就的文学权威彻底退席。既有的文学体制保护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塔顶是文化精英的文化空间。他们制造文学时尚,鉴定文学趣味,修订文学传统,控制大部分重要的刊物版面。对于只有文学冲动没有专业训练的普通大众来说,突破文学体制的防线而自由地发表作品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网络却帮助他们找到了梦想。

只要开启一台带有调制解调器的计算机,按动鼠标,就可以阅读和把作品送上电子公告牌。一切交流由电子技术解决,没有人为制造的障碍——编辑、印刷成本、权威批评家、有关权利部门。网络技术已经给出这样的许诺:从零开始的写作照样可以向全世界发表。众多的声音可以一拥而上,坦然地据守自己的一方空间。网络文学成功的标志即是被四处张贴和转摘,作品的成功与否是看点击率,作家保留的唯一权利仅是署名权。网络让文学返回了它的最初状态,文学重新成为大众共享的一种精神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大众成为创作者主体,自主地、无所顾忌地书写自己的喜怒哀乐,表达自己的思想文化观念,网络让他们第一次体验到自我表达的畅快。网络文学实现了解构权力话语的霸权性,由一元向多元扩展,由知识霸权向资源共享发展。

4.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消解宏大叙事

网络文学是从论坛灌水区开始,入网者是带宣泄、交友、娱乐、排遣孤独的个人自由的“游戏性”心理写作,吸引网民的点击,无须承担其他责任。传统作家身份消失,所谓

的“英雄”不见了。以这样一种心理定势进入网络文学创作，便是以类似巴赫金的“狂欢化”方式规避正统观念，鄙视主流文化，直至嘲讽或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与此同时，救赎主义和团体信仰也就遭到了放肆的嘲笑，作为社会反叛要素的“反讽”，退化为一种纯粹的修辞手法，变得更加软弱无力，像风中飘浮的气球，被游戏气息吹上了欢乐的天空。

于是，出现了对传统所谓的经典作品进行篡改，如《悟空传》对《西游记》颠覆。《悟空传》中师徒四人不再是到西天去取经的圣徒，而完全成为现实世界的俗物，成为现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他们也完全失去了师徒的道德伦理，他们之间已经平起平坐，相互开涮，互揭老底，你调侃我、我调侃你，而且相互恶毒攻击，你拿我不当人、我拿你不当人，一点正经都没有，一副后现代的消极和积极。《我爱上那个坐怀不乱的女子》，将柳下惠“坐怀不乱”这种被奉为圭臬的道德观念讥讽为“这个男人过去一定受过伤害，心中的创伤还没有愈合，还有些人说得更难听、更刻薄，居然说人家是一个阳痿不举的废人”。

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念、人文传统、道德范式和主流的意识形态，还有自身的文化身份和体现意义深度的历史记忆，都消解掉了。如果说现代性是“通过叙事学的叙事使自己合法化（利奥塔语）”，那么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利奥塔语）”，是对现代性“重新”深刻的反思。网络作品不再提供任何经典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它提供的只是一种表演性的文学经历，一种回避意义的文字操作。

但并不是说它与严肃的主题对立，而只是以故作轻松来解除负重。这从《悟空传》中可以看到。《悟空传》揭示了现代人在没有神话、拒绝英雄的时代才有的矛盾、不安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心灵困惑。在《悟空传》里，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死就是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不会想，就像未出生时一样。但“不要死，也不要孤独的生活”恐怕只是一个美好的梦罢了。生与死是每个人

极力回避但回避不了的困惑，但结果是预定的。其次写欲望带来了希望，而欲望也可以毁灭一切，因为自然界有度的存在，有界限的存在。虽然作者对传统进行了“游戏性”的解构，但在这种解构中又以象征和寓言式的写作，对今日人类本身和现实世界进行深刻的追问。

网络文学以“自由”和“解构”为本质的游戏性审美来书写虚拟和现实交互的世界，通过欲望化表达、开放互动的传播和阅读方式、个性的书写等消解宏大叙事、权利话语中心，以对传统和经典的“祛魅”展示后现代媒介下文学的审美和价值。

参考文献：

- [1]陶东风.文学的祛魅[J].文艺争鸣,2006(1).
- [2]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M].海南出版社,1996:15.
- [3]卡西尔.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336.
- [4]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和通俗文化导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6.
- [5]胡泳,范海燕.网络为王[M].海南出版社,1997:356.
- [6]语出吴过.做个欢乐英雄何妨——网路访李寻欢[EB].阳光书屋 <http://www.9s9s.com/books/>.
- [7]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8.
- [8]《悟空传》作者今何在采访实录[EB].浙江大学文化素质网,2002-04-03.电子书时空 <http://www.culture.zju.edu.cn/new/html/>.
- [9]利奥塔.后现代状况[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10]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11]约翰·洛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文化史[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 [12]霍克海默,阿多诺.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